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刘梦溪 冯其庸 蔡义江
马瑞芳 叶朗 龚鹏程
刘敬圻 李希凡 张锦池
吕启祥 孙逊 刘广定
童元方 周汝昌 刘再复 著

红楼梦 十五讲

读《红楼梦》就如打开了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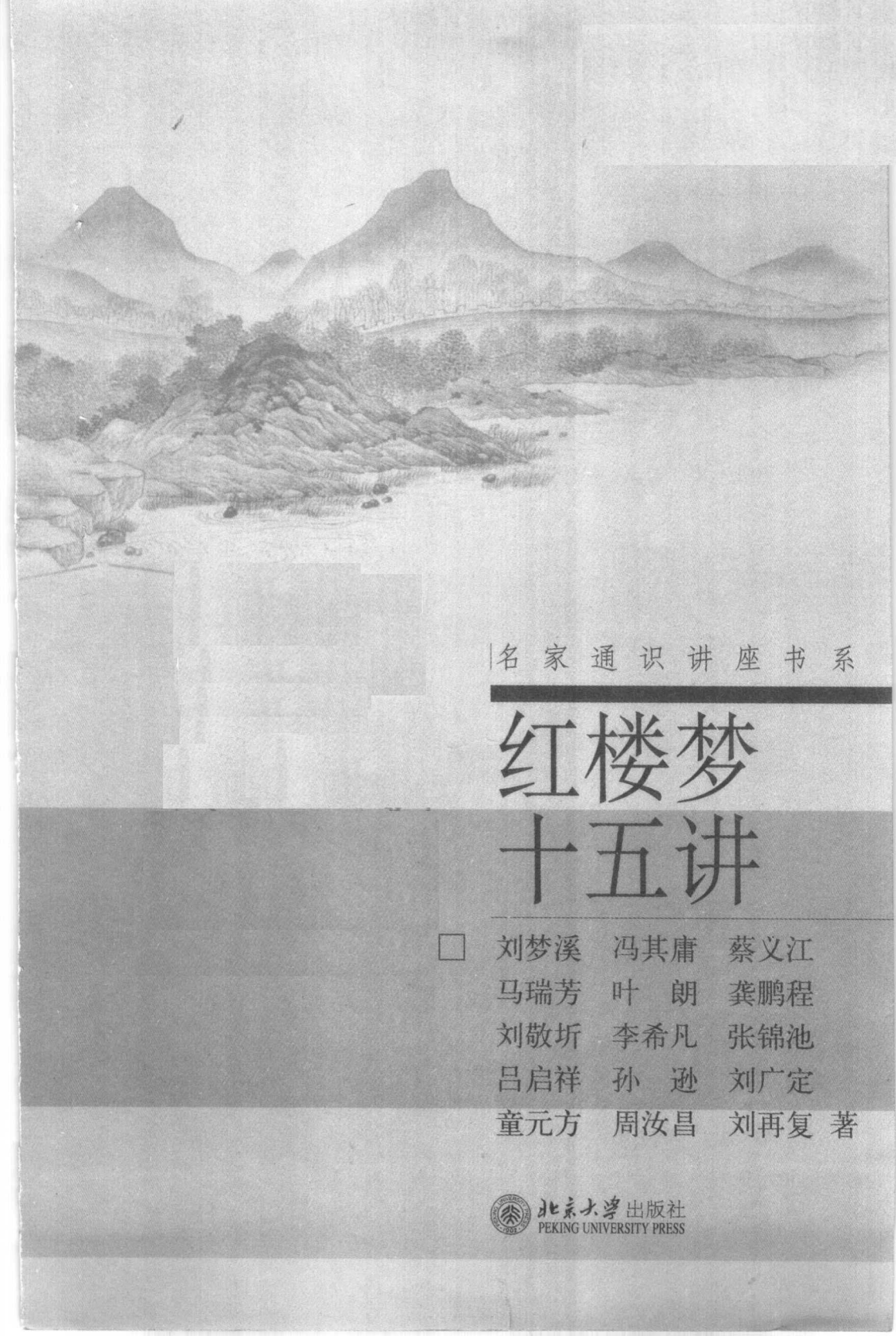
充满着历史气息的栩栩如生的历史长卷，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缓慢转型的历史面貌，

都被曹雪芹的生花妙笔定格下来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红楼梦 十五讲

□ 刘梦溪 冯其庸 蔡义江
马瑞芳 叶朗 龚鹏程
刘敬圻 李希凡 张锦池
吕启祥 孙逊 刘广定
童元方 周汝昌 刘再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十五讲/刘梦溪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978-7-301-08986-6

I. 红… II. 刘…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037 号

书 名: 红楼梦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刘梦溪等著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8986-6/I·07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3.5 印张 353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

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

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学习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 第一讲 曹雪芹和他的文学世界/刘梦溪/1
- 第二讲 解读《红楼梦》之路/冯其庸/31
- 第三讲 《红楼梦》是怎样成书的? /蔡义江/55
- 第四讲 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马瑞芳/92
- 第五讲 《红楼梦》的意蕴/叶 朗/115
- 第六讲 《红楼梦》与儒道释三教关系/龚鹏程/125
- 第七讲 《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刘敬圻/152
- 第八讲 《红楼梦》与现代性/李希凡/179
- 第九讲 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张锦池/207
- 第十讲 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吕启祥/249
- 第十一讲 《红楼梦》对于传统的超越与突破/孙 逊/273
- 第十二讲 《红楼梦》的版本和续书/刘广定/284
- 第十三讲 树阴与楼影
——典范说之于《红楼梦》研究/童元方/317
- 第十四讲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331
- 第十五讲 永远的《红楼梦》/刘再复/341
- 后 记/刘梦溪/362

第一讲

曹雪芹和他的文学世界

刘梦溪

就像《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们心灵的大悲剧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也是一个大悲剧。

向读者介绍曹雪芹,既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又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谁不想对《红楼梦》的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呢?如果可能,笔者多么希望把一个有血有肉、丰神迥异的曹雪芹介绍给大家啊!可惜,迄今为止,红学家们苦心搜求的大都是曹雪芹上世的材料,关于作家本人的情况则所知甚少,包括他的生卒年以及父亲到底是谁,都很难形成确定的意见。^[1]不过有《红楼梦》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里融解着作家的个性和人格,参以现有的资料,给曹雪芹的生平和创作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还不是完全不能做到。

曹雪芹,名霁,字芹圃,号芹溪,雪芹也是他的号。他大约生于康熙五十

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作家短暂的一生,跨越康、雍、乾三朝,时逢“盛世”,而他的家族又是在雍正统治时期败落下来的,整个清朝中叶的政局和社会变迁给他的生活与创作以直接的影响。曹雪芹是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儿,他的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

曹雪芹的先世原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兵攻陷沈阳,曹锡远被俘,沦为奴隶,其子曹振彦编入旗籍,当了一名“教官”。明毅宗崇祯七年(1634),曹振彦转入多尔袞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领”,官运开始亨通起来。清兵入关时,曹振彦屡立战功,后又于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随摄政王多尔袞出征大同,并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等官职。

论民族,曹雪芹的上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论出身,曹家因从龙入关,护驾有功,属于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所以,更准确地说,曹家应该算作内务府汉军旗人,这在清初,是一种极特殊的身份,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享此殊荣。

正因为如此,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充当幼年时期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则给康熙当伴读,形成了曹氏家族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康熙登基以后,立即对曹玺委以重任,简派他督理江宁织造,而且改变了原来三年更换一次的惯例,把江宁织造变成“专差久任”。这样,曹玺便于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连任江宁织造二十二年,直至病死任所。据《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记载,曹玺自幼深沉好学,富有政治才干,织造任内,使“积弊一清”,深得康熙赞许。特别是他在康熙十六年和十七年两次进京汇报江南情况,“备极详训”,得到破格提拔,“赐蟒服,加正一品”,成为“内司空”,即具有内务府包衣身份的工部尚书。

曹玺死后,曹寅继任江宁织造,他比乃父更有才干,不仅精通吏治,体察民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称他“七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著名的《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曹寅主持纂辑刊刻的。还在曹玺举丧期间,康熙已晋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同时“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三十一年,正式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直至康熙五十一年病死。这期间,又与妻兄

李煦轮年兼理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李煦是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子，也出身于“簪缨巨族，阀阅大家”，先后任广东韶州府知府、浙江宁波府知府和畅春苑总管，康熙三十一年出任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织造孙文成，康熙也极为重视，认为“三处织造，视同一体”^{〔2〕}，都是他的股肱近臣。

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它由皇帝亲自派出，具体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宫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还负有政治使命，凡属吏治、民情、风俗、习惯、晴雨、丰歉等一应社会动态，都必须及时向最高统治者秘密奏报。这里涉及清代的密折制度问题。康熙对自己首倡的密折制度颇为欣赏，他晚年在一则特谕中写道：“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前古帝王行之甚少。朕临御五十余年，凡臣下奏折，细加体察，殊有裨益。设若浙江巡抚奏秋成八分，其福建从浙江过者询之，或云十分，或云六七分，一有参差，便可知其虚实矣。摺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如果属有益，即当酌量施行；倘有徇私报复害人者，即时发生，令众知之，彼之真情有不毕露者乎？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人不能知，内中亦不存稿。如张鹏翮为总河时，其所奏折，有一非朕亲批者乎？既许摺奏，诸王、都统、大臣等，不能推测折中所言何事，自然凡事皆戒谨恐惧。在今日开言路之法，不善于此。凡为小臣时，大都愿开言路，及为大臣，则又不愿；而不知折之公私，朕一见便悉，不能掩也。”^{〔3〕} 不能不承认康熙的经验谈包含着一些真情至理，确实不是凡庸之见。

密折制度对皇帝了解下情的确不无好处。但就事论事，清代的密折制度有利也有弊，既可以使皇帝及时了解吏治民情，也给奸佞构陷无辜以可乘之机。有清以来，朝野“打小报告”盛行，殆缘于此。不过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反映情况一般都较全面，所陈事实皆可复按，康熙帝因此很激赏，对曹、李格外优宠有加，也常透消息给他们，甚至连南巡这样的外界绝对不可预闻的重大举措，也常常先向曹寅打招呼。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玄烨在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批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年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4〕} 通过密折，曹寅更加密切了与最高统治者的不寻常的关系，由股肱近臣进一步变成了耳目亲信，无论朝野都

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曹寅与康熙的特殊关系，集中表现在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蹕在江宁织造府中。^[5]第一次南巡正赶上曹玺病死未久，康熙“亲临其署，抚慰诸孤”。第二次南巡由桑格在织造府接驾。第三至第六次南巡，都是曹寅接的驾。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对第三次南巡曾做如下记载：“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蹕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谖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6]康熙和曹寅俨然亲如一家，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这就是曹雪芹的家族为什么在祖父曹寅在世时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曹寅的所做所为也确实没有辜负康熙的重托，不仅奏报地方见闻及时，四次接驾有功，在团结江南文人士方面也颇见成效。当时满汉民族间的矛盾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特别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很强烈，需要有人去做安抚、缓解、统战的工作。

曹寅为人宽平和气，文化素养高，富收藏，擅词曲，喜交友，是做统战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主持编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一项深得文人士学士之心的具体举措。程廷祚在《青溪文集》中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当不是虚美之谈。为了表彰曹寅的功绩，康熙于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7]，达到正三品的官阶，待遇是“诰授通议大夫，妻封淑人，封赠三代，诰命三轴，俸银一百三十两”。曹氏家族越来越显赫了。

二

世界上的事情经常带有两重性，最显赫的时候往往也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曹寅和最高统治者的特殊关系，既给他的家族带来了“烈火油烹，鲜花著锦之盛”，也为后来的败落埋下了祸根。

康熙南巡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视察河工，实际上则是为了访察吏治民情，了解江南一带的社会政治动向，当然也不排除兼有观览一下江南风光名胜的动机。就康熙而言，他每次出巡都有严格规定，尽量节俭和不扰民，“凡

需用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但负责接驾的大小官员，则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怠慢，互相比赛，竞斗奢华，如张符骧描写扬州行宫的《竹西词》所说：“三汉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南巡给地方官员以及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可想而知。《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看来这不是虚写，很可能作者用的是史笔。曹寅四次接驾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亏空。康熙对此十分关切，于四十九年八月廿二日在李煦奏折上批道：“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⁸同年九月初二又在曹寅的奏折上批道：“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⁹李煦的亏空史无确切记载，估计也不在少数。为了帮助他们及早弥补任内亏空，康熙下令由曹寅和李煦轮管两淮盐政，但直至曹寅病死，两人轮管了十年，亏空也未能全部补完。

曹寅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病故的，患的是急性疟疾，从发病到死亡仅三个星期的时间。据曹寅的嫡子连生即曹颀在九月初四的奏折中说，曹寅在垂危之际，还因未补完织造钱粮而“槌胸抱恨”，“气绝经时，目犹未瞑”¹⁰。为此，康熙特恩准李煦为曹寅代管盐政一年，将所得五十八万六千两“余银”全部用来弥补亏空。曹颀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清完所欠钱粮”了¹¹。康熙也松了一口气，说曹寅“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¹²。谁知曹寅任中亏空不止此数，另外还有好几笔，直到康熙五十五年，还发现一笔二十六万三千余两的债务¹³，终于给雍正留下了整治曹家的具体口实。

曹寅死后，康熙命寅子曹颀继任江宁织造，不料曹颀短命，接任仅二年多，便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故去。曹颀是曹雪芹的生父，曹颀死时雪芹尚在母腹之中。康熙对曹颀的死也是很痛惜的，传话给内务府总管说：“曹颀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长得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现

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李煦现在此地,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颀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查选择。”^[14]可见康熙对曹家的情况是多么谙熟,是何等关心。

后来经过查询,曹荃诸子中以老四曹頔为人最忠厚老实,而且是跟随曹寅在江南长大的,曹寅生前就很夸奖他,所以便将曹頔过继给曹寅为次子,继任江宁织造。曹頔的生父曹荃也叫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工诗善画,和曹寅是嫡亲弟兄,早在康熙四十四年就死去了。曹頔继任江宁织造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其家产,经过了十三年。曹頔的才干显然逊于曹寅和曹颀,同时也由于年龄太小,缺乏政治经验,奏折写得也不是很理想。康熙对此曾表示过不满,于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的一条御批中质问道:“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15]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康熙又在曹頔请安折上批道:“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16]要求提得尽管具体,可惜曹頔还是不能完全做到。我们从《关于江宁织造首家档案史料》一书中看到,曹頔写的奏折和曹寅、曹颀相比,真不可以道里计。但康熙还是谅解的,终他一生,对曹雪芹的家族一直采取回护和信任的态度。

雍正上台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就施政方针而言,雍正和康熙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基本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使雍正朝成为走向“乾隆盛世”的重要阶梯。但封建政权的承继和嬗变并不依施政方针的同异为依归,更多地反映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纷争,即使奉行同一方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可以爆发很激烈的冲突。雍正夺嫡是历史上的大事件,篡改诏书的说法虽未必可信,但雍正早怀有篡位野心,为了夺嫡使尽阴谋手段却是事实。所以这位老谋深算的雍正一旦得到帝王宝座,便杀机毕露,千方百计整治政敌,先是皇八子允禩和皇九子允禔,随后是他们的党羽,一批接一批地被抄没、监禁、流放、杀害。雍正三年,李煦的家产被抄没,到雍正五年又查出李煦曾在苏州买女子送给“阿其那”,险些定为奸党处斩,后改为流放打牲乌拉。雍正四年,曹家的另一门亲戚傅鼐因罪被革去户部侍郎职务;同年,曹寅的女

婿多罗平郡王讷尔苏被革退王爵。就像《红楼梦》中江南甄府的被抄是贾府被抄的先兆一样，曹家诸姻戚先后遇事对曹家威胁极大。作为雍正帝，不过是未雨绸缪；但在曹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其实，早在雍正上台之初，对曹家的杀机就显露出来了。一次，雍正在曹颀奏谢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上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17〕}口气非常不客气。这是雍正二年正月间的事。同年四月初四，又在曹颀祝贺年羹尧平叛凯旋折上批道：“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18〕}字里行间充满了嘲讽。同年闰四月二十六，雍正进一步责问曹颀、李煦、孙文成三织造：“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19〕}这原是康熙五十七年的一笔旧账，五六年后旧事重提，显然带有不便明说的动机。接着，在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曹颀奏报江南蝗灾因连得大雨而僵灭大半，因此“人心慰悦，太平无事”。然而雍正挑剔说：“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20〕}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取消了曹颀造送马鞍、撒袋、刀等物之饰件的权利，改由广储司依原样制造。^{〔21〕}雍正四年三月初十，内务府总管奏称曹颀等进的绸缎粗糙轻薄，决定给曹颀以罚俸一年的处分。^{〔22〕}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又因给皇上做褂面用的石青缎匹落色，将曹颀罚俸一年。^{〔23〕}接着，便于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曹颀的家产。真是紧锣密鼓，步步紧逼。抄家的表面理由是：“江宁织造曹颀，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24〕}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口实，真正原因还是雍正为了整治政敌，是皇室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曹雪芹的家族的命运是和康熙朝相始终的，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是曹家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成就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社会契机。

三

曹颀被查封家产时，曹雪芹已经 13 岁，对接近皇室的封建官僚世家的

生活已开始有自己的体验。他是曹颀的遗腹子,从小没得到父爱,但母亲马氏及祖母李氏对他极娇宠,奉若掌上明珠。使他在温柔之乡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祖父曹寅藏书丰富^[25],使他从小就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叔父曹頌和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更进一步打开了他的视野。加上雪芹聪明颖慧,广见博识,富有文学气质,都为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康熙晚年皇室的倾轧及雍正上台后穷治政敌,给曹雪芹的家族布下了浓重的阴影,这对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来说,不能不带来一定影响,毫无疑问会起到加深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作用。当然,使曹雪芹的生活道路发生根本变化和他后来从事创作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是雍正五年的抄家没产和由此带来的彻底败落。

曹雪芹抄家之后和抄家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可以说一落千丈。据有关史料记载,曹家被抄后,即由南京迁移到了北京,雍正将曹家在南京的财产赏给了新任织造隋赫德,人丁也随即疏散,只有少数人口到了北京。可以确定下来的曹家人员,当时除十三四岁的雪芹外,就是曹頌以及雪芹的生母、祖母等女眷,而且曹頌正因骚扰驿站的罪名被下狱治罪,直到雍正七年底才从枷号中解放出来。可以想见,这场政治大变故对曹雪芹的打击有多么沉重。不过,和李煦的遭遇相比,曹家还应该庆幸,因为曹頌以及曹雪芹的性命毕竟保留下来了,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一带还拨给他们一些住房,得以赡养度日。有的红学研究者认为曹家到北京以后曾有过一段“中兴”,然后在乾隆朝又遭到第二次打击,看来缺乏史料依据,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可以确定下来的情况是,曹雪芹虽遭到抄家,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有相当一段似乎还能维持,这就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曹雪芹到底没上过正经学校,已不好考订了。只知道他长大以后,对封建社会的现实颇为不满,蔑视仕途,每日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26],生活是很放浪的。大约乾隆十四五年的时候,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谋得一个差使^[27],并且结识了敦敏和敦诚,成为默契好友。正是凭了敦氏兄弟的有关诗文,我们才得知曹雪芹在北京行状的一些线索,知道曹雪芹所以为曹雪芹的伟大人格。

敦敏和敦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

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因此他们也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与曹雪芹的境遇非常相似，彼此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透露出，曹雪芹的性格是阔朗而诙谐的，而且雄辩健谈，傲骨嶙峋。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霁）》诗中有句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罗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²⁸就是对在右翼宗学与曹雪芹朝夕相处情景的回忆和对曹雪芹狂傲性格的描绘。敦敏的诗里也几次提到曹雪芹的健谈和傲骨，如《题芹圃画石》开首就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还有一次，敦敏有一年多没见到雪芹了，偶然从明琳的养石轩经过，隔院听到了曹雪芹高谈阔论的声音，于是“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并写下一首感情淋漓的诗篇，前四句是：“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充满对曹雪芹的热烈赞誉之情。裕端的《枣窗闲笔》中，也说曹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这可以和二敦的诗互相印证。

那么，雪芹、敦氏兄弟他们在一起到底谈些什么呢？敦诚《四松堂集》中有一篇论及友朋交游之乐的文章写道：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钵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羨及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²⁹

可见他们的谈趣和谈格是很高的。不过，所谓“谈之下乘”是否能够完全避免，即从来不“论议政令，臧否人物”，看来不一定，至少从《红楼梦》的内容可以反证，他们对家国社稷方面的大问题还是极关切的，恐怕无法做到“谈不及岩廊”³⁰，就像曹雪芹声称他的《红楼梦》“毫不干涉时事”一样，实际上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对现实政治的讥刺。何况，雪芹和敦氏兄弟都很欣赏魏晋文士的风格，尤其推崇阮籍³¹，怎么可能完全超然物外呢！他们的牢骚、不平 and 愤懑是随时都会表现出来的，只不过害怕文网之祸，“触忤心情类转

蓬”⁽³²⁾，不敢明言直说罢了。而曹雪芹的狂饮，正是他胸中抑塞的一种表现。敦诚的《佩刀质首歌》前面的小序记载，一次他在槐园遇到雪芹，正赶上“风雨淋漓，朝寒袭袂”，此时“雪芹酒渴如狂”，他因此解下佩刀去换酒喝，使得“雪芹欢甚”，写了一首长诗给他。可惜我们已看不到这首长诗了，只有敦诚的答诗留了下来，其中写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又说：“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把雪芹的豪情壮志和满腹愤懑和盘托了出来。

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和画也凝聚着他的伟大人格。他画的石最见特色，敦敏有一首《题芹圃画石》诗，称赞他画的嶙峋的石头，就像雪芹的傲骨一样，里面积郁着作家胸中的无限块垒。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至于曹雪芹的诗，就更见功力了。敦诚一次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另一次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这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高的称誉。唐代诗人昌谷李贺在文学史上有“鬼才”之称，主要指其立意奇拔，不同流俗，而雪芹的诗，风格直追李贺而又不为李贺所囿，自然更高一筹。所以敦诚才称赞他“诗胆如铁”，说他“诗笔有奇气”；敦敏则直接叫他“诗人”，宗室诗人张宜泉也说：“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³³⁾在雪芹的朋友们中间，他经常作为不同流俗的诗人受到爱重。敦诚《四松堂集》卷五《鹑鹑庵笔尘》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这是保留到今天的曹雪芹的唯一的两句诗，可以看出立意警拔，意象奇诡，确有李贺风格。诗格即人格，我们从曹雪芹的诗格中可以了解到他的人格的一些特征。

特别是张宜泉写的《题芹溪居士》诗，对曹雪芹的思想和人格的面貌描摹得更具体。全诗八句，现抄录如下：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美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